

【灯下漫笔】

难忘的爆米花

吴贤林

秋天，是收获的季节，秋天，有很多值得记忆的东西。

在那生活条件艰辛、食物十分匮乏的年代，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对吃是永远难以满足的奢望。小学三年级的那年秋天，常常傍晚放学后，会听到不远处“嘭”的一声，然后会闻到空气中有一股诱人的清香，顺着清香过去，会看到一位脸色黝黑，身体壮实的中年男子在爆爆米花。男子是外地人，他不善言辞，总是憨憨地笑。爆一锅爆米花，收取二毛钱加工费，收钱时他总是点头哈腰地傻笑，好像这二毛钱不是他用气力赚来而是人家对他的布施。

爆米花的家什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圆圆的小铁锅、一个小火炉，外加一个长长的布袋子。布袋子口端是圆形的金属网。小铁锅中间大两头小，顶部有个盖子，揭开它，将一茶缸子玉米粒或糯米顺着漏壶倒入锅里，再放入几粒糖精，合上盖子拧紧。接着把小铁锅架在小火炉上，进行不慌不忙地摇转，这是爆米花的主要程序。左转几圈，右转几圈，爆米花师傅不看表，不看时间，完全凭经验就知道时间差不多了。将小铁锅移开火炉，然后把小铁锅口对准布袋子口端的金属网口，一踩一撬一撇，“嘭”的一声响，爆米花就出锅了，它们纷纷冲向布袋子深处。热气散后，香味仍在周围弥漫。

小铁锅真有能耐，让一茶缸子玉米粒变成半袋子爆米花。大功告成，客主兴奋地将爆米花倒入自家的布袋中，然后速速离去。客气的人会提着布袋子面对众人说：“吃呀，吃呀。”围观的许多人尽管不停地吞着口水，但基本没人会将手伸向他那布袋里。

我和阿良、阿土、阿兴等人付思，什么时候也能吃上这香喷喷的爆米花多好啊。可我们几人唯有阿良家里条件尚可，经常能吃上白米饭，我家只能吃番薯丝拌的饭，仍常常饕餮不继。

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，阿良对我说：“有一题算术做不来，你能不能帮我做呀？”我说：“能，肯定能。但有个小小的条件。”他问什么条件？我说：“只要你从家里拿一茶杯玉米粒，爆一锅爆米花我们四人一起吃就行了。”阿良犹豫了片刻说：“一茶杯太多了，要么半茶杯。”我说半茶杯肯定不行，要焦掉的（其实我想的是太少了四个人吃起来不解馋）。他再犹豫了一会：“要么我分几次拿，一次拿太多，母亲容易发现的。”

第二天上学的路上，阿良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着的纸包，递给我说：“这里是半茶杯玉米，明天我再拿半茶杯。”第二天他又拿来半茶杯玉米，由阿土保管着。可是不凑巧的是，连续下了好几天雨，爆米花师傅一直没来。放在我书包里半茶杯玉米粒令我提心吊胆，如果被母亲发现了定会追问我是从哪里来的。而这种事情又不能实话实说，否则等于出卖了阿良。阿土也和我同样的感受，因为他也保管着半茶杯玉米。

迨至半月，终于天晴，可是爆米花师傅仍然没来。

一天放学途中，隐约听到隔壁自然村传来“嘭”的一声，声音因距离关系是那么的微弱，那么的悄无声息。我问他们听到吗？阿土和阿水说没听到。阿良说好像听到杨家棚那里传来爆米花的声音。

我说我们去吧，不在我们自然村更好。

正当我们兴冲冲地将要赶到杨家棚时，我忽然想起一事，对他们说：“一锅爆米花要二毛钱加工费，我们能凑齐二毛钱吗？”阿良说他有五分，阿土也说有五分。阿兴说他一分都没有，我找遍口袋和书包，只有三分钱。怎么办？还差七分钱呀。我们面面相觑，刚才兴高采烈的劲头一下子似被泼了盆冷水。就好像漆黑的夜晚迷了路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时，阿土说：“我们同爆米花师傅说说，这锅米花给他三分之一抵七分钱应该没问题吧。”我倏尔一笑，说：“这个主意虽好，但意味着我们要少吃一些爆米花了。”可事已至此，别无他法，只能委曲求全了。

当我们赶到时，爆米花师傅正准备收摊。我们说明来意，掏出玉米粒，递上一毛三分钱，说给他三分之一的爆米花抵七分钱。没想到，爆米花师傅笑笑说：“你们几个孩子肯定好久没吃上爆米花吧，看你们也不容易，我今天免费给你们爆一锅，不收钱了，更不要你们的爆米花。”我以为听错了，望着阿良他们惊愕的眼神，确定没听错后，我松触万端地说：“师傅，免费不行，至少这一毛三分你应该要收的。”他推开我的手说：“我反正只需要几粒炭火，不需要什么成本，就当作为你们做件好事。”接着他又补了一句说：“你们以后会知道，做好事，帮助了别人，自己会觉得很快活的。”

这时，我们顿觉欷歔万端，由衷地觉得，这个爆米花师傅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

虽然五十余年过去了，但爆米花师傅这句话仍记忆犹新，“帮助别人，自己会觉得很快活的。”

【馨香一瓣】

书与时光

徐浩然



前些日子，我为了找一些小东西在房间里翻箱倒柜，偶然在床头柜和床的缝中发现一本旧杂志。书本的封面已经没了，露出了首页的哲理小故事，稍稍翻了几页，发现竟然是一本1999年的《读者》，于是饶有趣味地读了起来。突然眼睛里一晃一晃的，抬起头来，一道狭长的橙光斜穿过窗帘打了进来，原来已经是傍晚了，不觉感叹时间流逝得飞快。

家中有满满一墙的书，这些书即使旧了也大抵舍不得扔，而是放在那里，等着有朝一日继续翻出来赏阅，有的则慢慢呆在角落堆满了灰。于是，在家里，时间的流逝便堆积在书中，等着你拿起时便恍然大悟时间的流逝。

当我无意间抽出书架上的一本书，有时便无意发现这本书是在十年前、二十年前，或者是三十年前，还是个孩童时买下的，抑或是家中长辈买来的。整本书都发了黄，陈旧了，还微微飘着味。翻开它，看见开头几页做了阅读的记号，对不认识的字标了读音，在好词好句、名人名言下面还划了线，其它部分则没有阅读的痕迹，笔记是淡蓝色的透过了纸背。也许多年以前，当我买下这本书时，一定是双手捧着，怀着喜悦、激动的心情，巴不得赶紧读完，感受书中的魅力。当我再一次触摸这本书，那种心情又倏忽而过，眼前就站着那个怀着激动、喜悦之心的自己。但遗憾和羞愧出现了，直到此刻，我并没有阅读完这本书，只是让它静静地伴我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。或许是由于别的事情的干扰，或许是由于一时情绪的波动，或许是随着兴趣的转移，我并没有集中一个时期把这本书看完。当我把他放回书架时，我肯定会想，以后再看看吧，以后肯定有时间再看。可是，以后的以后，直到今天，却没有了属于我和这本书的共同的时间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所发生的事情，书躺在那里和我一同度过了一个个黑夜白天。

孔子说过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时光永远不会等待我们，也许说出这句话的孔子已经料到自己的时间也会随风而去，但他或许没有想到，几千年后的人们还在书本中阅读着这一段话，这就是书与时光的故事。有的书里写着过去时间的故事，可是伴随着时光，书本本身也在讲述着时光，以前我喜欢纯质纸、特种纸的书，特别是在年少时，这类纸白如嫩肤，纸质光滑细腻，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留不下太多痕迹。但现在我喜欢轻型纸的书，轻型纸是有点粗糙的，用手去摸还能感受到表面纸屑的绒毛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纸页会发黄，我格外的喜欢这种时间的积淀，因为我知道它是在述说着时间的流逝，像村口的老槐树，默默在年轮外填上了一圈又一圈的岁月痕迹。

书本无情，人却有情。时光最打动我们的是物质与情感上的改变，人如此，书亦如此。一本书与我相遇，交谈、倾诉、安慰、激励，书与我们也在相遇的时间中，写出了书以外的故事。但有一天书离开了，直到隔了多少光阴，我们才与发黄的它再次相遇。只是书旧了，字还在。但父母老了，孩子大了，有些东西，就不在了。

山中野葛好味道

南丰后人

一天，我往辖区工业园旁的一条小路走去。就在我拐进山坡道中的一刹那，眼前出现了一片绿茵茵的野葛藤蔓，犹如绿毯铺在了金黄色土地上。我顿时惊诧于野葛生命力之顽强——我清楚地记得，就在去年底，这里的野葛已经被挖掘机和人工修理得光秃秃的，怎么“半年不见，如隔三秋”。

据说，十七世纪中叶，美国费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，日本人在参展会上，用葛藤做了一个装饰。绿色精致的葛藤被有心的美国人发现了，偷偷地摘下葛藤上的嫩芽，带了回去，不久培育出了葛藤。不到一两年功夫，茁壮生长的葛藤，就出现在了美国许多的庄园和苗圃。100年后，美国境内就长遍了葛藤，仅得克萨斯州，就种植下了300万亩的葛藤。可见，葛藤繁育能力和适应性之强劲。

伴随我成长的经历中，就有好多关于野葛的回味。

小时候，跟着姐姐去山里砍柴，常常可以见到山谷中，有一根根长长的毛茸茸的藤蔓，藤蔓上是绿油油的扇形叶子，比农家种植的番薯叶子还要浓密厚实。虽然它的藤叶不能做柴烧，却是牛羊的好饲料。成熟的野藤还可以用做我们捆扎柴火的绳索。姐姐说，这就是葛藤，藤蔓下的葛根很好吃，可以止渴、止饿、解馋呢。果然，等我们砍好一担柴火后，便寻着葛藤找到了它的根部，用砍柴刀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淘出了长长的葛根。然后削

去带泥的根皮，就像啃甘蔗似的咬开了。一会儿，满口甘甜生津，肚子也有饱腹感，实乃山中的一味美食。

中学毕业后，恰逢改革开放年代，农民可以放开手脚开垦自留地。我来到离家几里路远的山脚下挖地，灌木乱石中，每每有一株株野葛藤穿越出来，比农村拉网的电线还要密密麻麻。顺着葛藤追根溯源，很快就能找到它的根据地，窝藏着等我们去挖掘。那段时间里，挖回家的，除了柴根，还有比山药还粗壮的葛根。葛叶用来喂猪，葛花存着解酒，葛根砍成一段段，煮熟之后就当作干粮。母亲说，如果能再挖多些，还可以像挖来的番薯一样，经过磨粉、洗浆、沉淀、烘干等工序，加工成葛粉。

后来，通过查阅《本草纲目》等资料了解到，葛根葛粉有清热解毒、降火通便、生津止渴、养颜抗衰老等功效。我忍不住还凑成了几句“咏葛”的诗——“葛根堪比人参才，神农本草早记载。葛藤葛花都是宝，只要你到山中来。”

有一年，我随团来到大文豪沈从文笔下的“边城”——重庆洪安古镇采风，在一排吊脚楼下的古街上漫步，忽闻一阵阵清香飘过来。我们循着香气跟过去，原来是一家卖葛粉糊的小店。大家也不问价钱，各人都叫上了一碗。等不及上桌，就各自端起了热乎乎一碗，在浆糊一般的液态中加一调羹冰糖芝麻，三两下一拌就送进了嘴巴里。进口先有藕粉的味道，但比

藕粉更绵糯更清香，在唇舌间像冰棍一样慢慢融化开来，然后爽滑流到全身，舒坦极了。

心想，这山中的野葛，怎么就走进了平常百姓的餐桌？

原来，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，野葛可以在大田广种了。那是在走访了浙西辉埠镇的才里村之后，眼见为实的情景。种葛大户华文音在一片低丘缓坡上，种下满山满坞的几十亩粉葛。我们好奇地问道：你家种植的粉葛和山中的野葛相比较怎么样？她说，人工栽培的粉葛，淀粉含量更高，经济效益更好。

粉葛的大面积种植，就像地球上的五谷从野生到人工种植一样，需要经过漫长的驯化过程。华文音自己通过多年试种，还培育出了“山哥1号”粉葛良种，提供给周边农户种植。通过“农户+基地+产销”形式，带动粉葛种植农户发家致富。葛粉产品远销杭州、上海等大城市。

眼下，正是野葛生长的旺季。犹记得，在老家白石镇通往龙绕的高塘岭上，有一片野葛生长的天地，足有球场那么大。30年前，我常常往返于此。夏秋之交的山坳里，野葛花开得正闹猛。近看像人工制作的花篮，远眺是一片花的海洋，那万绿丛中冒出的点点玫瑰红，正是当下全域旅游不可多得的资源。

放开脚步，走进山乡，不经意间，野葛就会和你偶遇。